

拂去历史的烟尘，复现远逝的光华

——读汪介之《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

姜 敏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摘 要：“白银时代”虽作为文学概念出现，但它与时代文化密切相关，汪介之的《远逝的光华》一书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一时代进行了全面阐述。全书既重客观描述，也有个人的独到见解。其总的特点体现在：一，对各文化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以说明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机制；二，辩证地看待白银时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现代意义，以说明其之所以兴盛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是以相对于普希金诗歌所代表的黄金时代这一有具体所指的概念而被学术界所关注的。它不仅是一个文学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对白银时代的研究，国内学者已做了不少工作，但系统的成果不多，尚难以满足希望全面了解这个时代俄罗斯文化的读者的需求。作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学术成果的汪介之的新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译林出版社，2003年）对这个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从而将国内对于白银时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该书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于那个时代文化特征的揭示上。在前言中，著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试图勾画出那个时代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特征”。著者选取了文学、宗教哲学、戏剧、音乐、造型艺术5个领域“展开描述与评说”。这种选取是明智的，因为从文化史实来看，正是在这些领域中集中体现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的实质；对这些领域的描述，也最易“复现那个业已远逝的文化时代的光华”。著者把对宗教哲学的评述放在作为分论各章之首的第二章，足以见得对其重视的程度。著者超越了以往苏联及中国某些学者偏重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的局限，评述了关涉俄罗斯文化特质的、在苏联文化史上曾被故意抹杀的宗教哲学。阅读这一章，能够使我们了解俄国宗教哲学的渊源，各个宗教派别的由来及其各自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理论主张，各个宗教派别、团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宗教哲学对其他文化领域、特别是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可以明显感觉到著者侧重的是客观描述，而基本上不作主观评价。在大量史料的铺陈中，读者能够了解到那个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生活的一幕幕图景：彼得堡的宗教哲学聚会，“罗赞诺夫家的星期天”、维·伊凡诺夫的“塔楼”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名词不再抽象、死板、枯燥，而是变得具体、鲜活、生动。从中我们也得以知晓《俄罗斯思想》、《新路》、《唯心主义问题》、《路标》等期刊或文集的历史由来及其真正内涵，于是也就理解了近些年来国内陆续出版的与这些刊物相关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方面的译著所承载的重

大意义了。

表面看该书重客观描述，少主观评价，但细读之后，又可发现著者已把个人评论不露痕迹地隐匿在客观描述中。在某种意义上，提供富有价值的史实、资料也许比空泛的评判对读者更有益，同时著者的客观描述中一些结论式表述不能不令人信服。例如，书中谈到：俄国宗教哲学探索“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严整的体系。事实上，建立这种严整的体系本不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探索的目标。”在该书那有条不紊、详略得当的叙述中，大到对某一文化领域的思潮和流派，小到对某一历史文化人物或具体作品的评述，我们都不难领略到著者的真知灼见。在分析个案时，著者侧重介绍、评述历史文化人物的成就与贡献，对他们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坐标系中的整体定位较为准确。另外，著者的评述往往从不同角度切入，克服了以往此类著述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笔者饶有兴致地阅读了著者评述高尔基、布宁、别雷等人的文字，其评述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对具体作品的评析内容、形式不分伯仲，评述客观中肯。不难想到，这是细读文本、恰当运用多种新的文艺批评理论的结果。

在论及其他文化领域时，该书也给我们不少欣喜，读者会有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收获。譬如，在第三章“白银时代的文学成就”中的第四节“文学理论与批评建树”中的论述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往往是同类关涉文学的著作所忽略的。在这一节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些较为熟悉的名字，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别雷；同时，也能知悉一些较为陌生的名字，如格尔申宗、艾亨瓦尔德、拉祖姆尼克等。著者对不同人物、不同层面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建树的介绍，反过来将促进我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该书述及的戏剧艺术、音乐、造型艺术并非著者的专业研究范畴，但通过阅读，我们却能领略到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不俗的艺术鉴赏力。在著者熟练运用相关专业性语言的叙述中，也体现出其总揽全局的大家气度。第四章第三节里，著者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被并称“新俄罗斯戏剧的两位主要创建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特别是前者所进行的戏剧艺术革新实践，使我们对后来蜚声世界戏剧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历史渊源有了清晰的认识。第六章和前面提及的第二章一样，体现了该书史料详尽、丰富的特点。这一章里详略有别地介绍了50多位画家，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流派、组织团体，画风迥异，著者把他们分门归类“投档”，条分缕析。“蓝玫瑰”、“红方块J”、“驴尾巴”等这些怪异的称谓究竟代表着什么，在这一章里读者都能找到答案。著者的叙述做到了点面结合，而且在必要的点上作深入的挖掘，既描绘出白银时代俄罗斯绘画艺术的整体斑斓画卷，又使我们对独具俄罗斯特色并享有世界声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艺术家（如康定斯基、夏加尔等）的绘画成就加深了理解。

总体来看，该书的著述遵循着两个总体原则：第一，强调各个文化领域的交融。该书第一章综述白银时代的文化氛围，其中第四节的标题为“文化各领域之间：交融与互动”，这也是笔者阅读该书过程中最强烈的感受之一。书中谈到“白银时代俄罗斯的文化高涨是一种整体现象”，它“又以思想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多种形式的交融与互动关系为特点。……哲学、文学、戏剧艺术、绘画与音乐等领域，都以其自身的发展参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创造，又渗透到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创造活动发生着直接的或潜在的作用。”这种认识体现出著者自身的开阔视野。著者不是机械、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联系与发展的动态网络里，从第一章总论到以下各章，我们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宗教、哲学、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各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让我们观摩到白银时代文化土壤的丰沃，体味到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繁荣和辉煌都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庞大的系统作依托，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各个文化领域的交融”这一总体原则也体现在对某一历史人物的介绍与评价中。著者在不同的章节依据

需要或简或繁地介绍同一人物的不同方面。譬如，对象征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别雷的集中介绍在关涉文学的第三章。在这一章里，别雷兼有的多种身份——象征主义诗人、小说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层次分明地展示出来；而在第二章中又提到宗教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他对宗教哲学生活的参与，这使得读者了解到他的文学主张更多宗教哲学的意味。另外，别雷大力倡导“韵律散文”和小说的“音乐化”，这又使得他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实践与音乐关联起来，他的四部《交响曲》、长篇小说《银鸽》都是例证。像别雷这样的关涉不同文化领域的人物在白银时代不乏其例。

第二，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与不可分割。总的来看，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重革新、开拓，广泛接纳西方的多种现代思潮，并致力于创出自己的“品牌”，现代主义色彩浓郁；同时，它又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发扬。几乎每一文化领域中都体现了现代与传统既对立又密不可分的关系。该书中作为总论的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在西方思潮和本国传统之间”。其实，这里讲的是两个方面，著者在这一标题下评述的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各界如何对待西方（早至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又如何对待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并在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景观。如著者所说，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各界对西方“采取了全面开放、广泛接纳的态度”。在哲学方面，俄罗斯哲学家们关注的是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和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者们；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对古希腊文化的推崇以及对欧洲文学史上的诸多非现实主义流派（“巴洛克”形式主义诗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的关注。这同样体现于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领域。巡回展览画派晚期的代表画家谢罗夫、阿尔希波夫、康·柯洛文、俄罗斯象征主义绘画的初期代表弗鲁别里、涅斯捷罗夫等艺术家的创作实践都是很好的例证。与此同时，著者认为“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各个文化领域的人士都“极为重视本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在这个意义上，尤尔凯维奇、尼·费奥多罗夫（两人皆为 19 世纪俄国哲学家）、普希金、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字在这一或那一领域里备受重视；“斯拉夫主义”、现实主义传统、民族艺术传统等如陈年佳酿，令俄罗斯文化的“新生代”们痴迷。究其实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正是在“西方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在对现代思潮和传统精神的辨析和权衡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涨的景观，“创造出了一大批不仅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文化成果”。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这一“远逝的光华”不会真的远逝，它仍将启迪今昔和未来有着真正精神追求的人们的心灵，“艺术的光晕”不会在崇尚物质的后现代社会消失殆尽。也许，该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被评述的历史得以借助于著者的深情回望和诗意言说而带给世人以诸多思索。

Flick off Historical Dust, Revive Elapsed Brilliance

——Comment on “Elapsed Brilliance

—Russian Culture of the Silver Age” by Wang Jiezhi

JIANG M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ilver Age” is a literary concept, but it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culture of its time. Elapsed Brilliance by Wang Jiezhi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age from the cultural

viewpoint. This book does not only give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but it also display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uthor's ideas. The following are its general features: 1. It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various cultural field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f interpenetrating and interacting. 2. It comments dialectically on the Silver Age's transmi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which conveys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ver Age.

Key words: Silver Age; Russian Culture; traditionalism and modernity

收稿日期: 2004-06-11

作者简介: 姜敏(1971-), 女, 内蒙古赤峰人, 南开大学讲师、博士生, 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 锐]